

龍威祕書七集

吳氏說鈴攬勝

第二冊

山東考古錄

顧炎武

泰山紀勝

孔貞瑄

隴蜀餘聞

王士正



卷之三

山東

濟南

濟寧

嘉興

蘇州

常熟

太倉

崇明

山東考古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云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韘韘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靺韋之跗注註云靺韋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讀金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
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鞶臼
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
自有次第鞶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
金史長清有廟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鞶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
傳曰鞶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

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勾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

中獨無黃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
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陸錢記
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
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
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
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
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
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

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
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
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
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
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於木何如
孔子曰五作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
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
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

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潤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璮叛據濟南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董搏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鬪騎兵少郤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

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

酬和迨今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尚有
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
地金史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
管請駐兵于長清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
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
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此皆一
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
亂多爲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

齊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鐵

漢時濟南爲產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稜傳肅宗賜陳寵寶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官作鋸成是不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汝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衛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邱之植植于汝簣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汝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弑懿公納諸竹中而晉師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氏鄭兗
州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
春秋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境史
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
之陰爲女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
貢徐州之北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
之地古之兗州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
州爲古之兗州遂以應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
書之記洪氏譏其不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
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
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
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
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
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

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
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
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
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
刻所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
刻石于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
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
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

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
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
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
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
傳蒿里傳兮郭門閔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
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

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
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
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
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况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
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
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

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
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
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
于史者則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
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
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
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
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宮中郎將詩有曰當恐游岱宗
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與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
父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
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
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
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
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滌河

獄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
西而南流入于泮曰滌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

跨之曰滻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
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
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
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
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
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
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

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南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

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
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
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于寶搜神記後漢胡母
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
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
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文事
人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
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
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

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

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真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真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必有女也

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尚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勅

泰山之東南麓玉母池西有虧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士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束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

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
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
神龍元年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
二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
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
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
字磨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仆
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
一后修齊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

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其勅一首詩一首文辭斐然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堦人作至聖作壘年作垂月作田亦作匝日作乙授作榦初作廟唯履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壘歷碑有云設金鑑寶齊河圖大醮泰乙泰古七字太玄經模擬之二泰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

勅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憑太清觀道士
楊大希於名山斫燒供養惟靈蘊秘凝真含幽綜
妙類高旻之亭育同厚載之陶鈞蓄洩烟雲蔽虧
日月五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千刃當作仞
初蜺裳戾止恒爲碧落之廷鶴駕來遊卽是玉京
之域百祥覃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
心前王由其載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

之不寧慮八方之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實冀
明靈降茲休祉所願從今以後沃寓常安朕躬男
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朝官寮萬姓同符擊壤
之歡魚鳥遂性于飛沉夷狄歸心于邊徼實希靈
鑒用副翹誠今因鍊師遣此不悉

詩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口口
我皇盛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
川忽下玄洲使來遊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口

時年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口風半山水口氣
惚雲烟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橫翠微外室
在綠潭邊緹幕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
春色換山泉伊水來何日嵩年去幾千山疑小天
下人是會神仙葉令乘鳧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
年歲三見海成田按久視二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觀修醮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嵩嚴之句字半刻缺其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

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
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
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尚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右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
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
曰三官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官觀并無
名額郡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
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攢邱

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真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
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
觀伏候指揮右小字

牒奉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右大字
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畧小真書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

兼催措置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

寂立石

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
牒碑其式略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
卽今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
本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

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
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
之臣益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
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
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
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
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
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

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
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
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
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
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
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
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
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
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

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
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年鼠兒
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朱峯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壁殆非人境石壁
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
宋人題名尙未刊缺因夏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董
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上閒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

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淳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
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
聖節日先欵青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下云

書吏李恭從行蓋此字卽恭之筆

充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
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大字
十六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大
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

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

同遊

大字

皇甫爾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

十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

壬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

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質贊賓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畱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憇
而邁政和丁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
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
同遊池上

鄆城李僕弟凌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二十八

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

篆書大字無年號
按宋朝紀年無

有至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
止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賈宣萬
歷七年知州袁繪
謁白龍池二刻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本日下山
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
魏書崔光傳弟敬友嘗置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
北設食以供行者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
王許保其北有山碑云古宿巖山恐卽肅然山也又
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
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
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寔不始于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
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
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
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
之效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
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
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

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
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漢晉春秋
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
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
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
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
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後
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兵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遇之乃推而墮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

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
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
我及清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卒徒孟子亦云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鄆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
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
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
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

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
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濱東兩縣
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無兩武城故知其
卽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於曾加一南字而漢書
泰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黃海郡後漢書作
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
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
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

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
夫曹縣之冉堌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
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
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
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
城也

考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
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

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
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
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
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
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
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
更有黔夭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
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彊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

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于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湧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緜氏縣襄公十八年楚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益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鄒郢意者亦如

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考汎河

商輶堽城間記最爲明悉其言汎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充北築堽城壩障汎水南流由汎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汎城甚爲邊害羨自汎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是汎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邱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

亥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平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劭曰音姦後漢書管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管城臨邑隸之八年省管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管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瀶漫數十里間南則迫山實爲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

邑號白水塞山東通志亦作管城而唐書誤刻營字
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
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
連二字爲名亦無稱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
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營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
卽古之管城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
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橐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

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
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水
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
今齊州平陵縣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
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
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
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
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

于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立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領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

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爲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卽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

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子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

殷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
非是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
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
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爲碑文以
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
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
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
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

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箇川郡之私第其
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
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
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
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
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則
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干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

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
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一事則知
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
南郡故城今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
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
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里志般陽
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
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
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
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尉括地志云故尉城在
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
里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尉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
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
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
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

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書志云薛木國註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蓋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里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

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

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二說皆未知其何所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却不

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畫邑

史記田單傳畫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戰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因畫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尉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畫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

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
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孟子所宿之晝卽晝邑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襄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子
郊使弔之嬖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
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
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與其夫而變

國俗言異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
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
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
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
莊公旣能遺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
而憐其盡哀此始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
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

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舖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爲姜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
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
隋書嬴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
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
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于嬴隋開皇十六年分
嬴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
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
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

密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
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
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
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
牟國卽密之安邱隋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
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志多未分析故特
注之

辨淮河字音

濰水土入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里志濰或作淮

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棖水從
壞根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
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
從水從鳥隹之隹古文作巠卽維字而省其中系耳
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隹人之隹古文
作隹於隸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
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濛汜之
汜音杞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

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仲出涂中並是濶字古濶省作涂與灘作淮正同韻書並不載此二字

考慕盪舟

論語慕盪舟何晏解慕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漢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曇
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
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
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洋水卽
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
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
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
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

志曰洋洋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嶺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鄅棠註鄅棠齊僖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

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註棠君裔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耶長春又改爲鰲胥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

之勞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嶧山諸山則字本作嶧若
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
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盛山史
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
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
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齋
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

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里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與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與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

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會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

泰山紀勝小引

髫年登岱未能領畧其勝歲癸丑就祿泰安旋以計
偕往來長安道上席不遑煖五月旣望蕭子天木安
子貞吉檄子登山攜酒餌作二日遊始得與山水作
周旋雲深塵遠怡然會心思有以喻之於言然詩歌
拘於聲律題勝乎文雖古人避之弗擊也於是隨其
所歷名勝紀以質言以備異日展玩使不忘於心非
敢質之士夫曰可以當臥遊也

闕里孔貞瑄璧六識於岱下之弗措軒

金言

泰山紀勝

關里孔貞瑄璧六甫纂

萬仙樓

一天門歷萬仙樓山路紓折澗水瀠帶樹木葱然望之如重堂邃閣上通瑤府雖萬仞初步知其蘊藉獨深也

經石峪

間東有峪乳山倒垂銳若苗筍倚岩作石亭左峯肱抱中石陂斜平如掌方數畝許徧鐫字如斗大相傳

以爲晒經石上有小瀑布橫濶若短簾浸蝕經字半
雕落矣布席坡中央趺坐水左右來濺人衣襦欹身
汲寒流漱齒似非人間境界

水簾洞

歷高老橋人祖廟望嵒嵒亭皆迤邐由吳趨乾及澗
忽轉而未如腓動膝折而飛瀑從西北來淨如垂練
洞口藏簾中水弱時隱約可見

玉皇廟

歇馬崖及玉皇廟山容始肅祿存當逕疑無攀躋處

登眺者有儼若之思其左側林壑尤美上懸崖依嶺而東松檜森鬱人跡罕至殊多勝槩焉

迴馬嶺

山迴路轉屐齒甫通突而重山懸澗水割然阻絕轉仄向東南梯雲御風而行纔達嶺巔蓋山腹中脉絡盤紆至此又一大折云

快活三

躋躋陟雙廟西眺扇子崖如相拱揖倒盤而下路旨平濶野花與草樹雜發點綴茅舍竹籬間絕以平野

村落人家無復巖巖氣象譬如接巖賓之後忽遇好友坦壤笑語遙望對松山另開一幅畫圖矣

御帳崖

中路瀑布惟御帳崖爲勝勢極斗峻飛流濺沫珠迸玉溶下與龍文石相濯映崖上青石砰可坐數百人諸水從雲間奔赴頓覺冷然與人世迥隔雖薄遊亦當作十日盤桓砰上鑿痕尚多疑是御幄遺址

五松樹

始皇東巡五大夫以捍衛功亟封不知後祖龍幾年

而沒或者非甘棠遺愛土人不復擁護之幸後王寬仁不奪其爵迄今十八公猶襲名號未詳是其苗裔否其別族有獨立大夫亦就衰拉矣

朝陽洞

石竅出雲通山皆潤入朝陽洞避雨洞中澄泉甘冽
砌上滴露如懸珠道士以器承之命曰石乳官廳後
石屏碨礧有奇致西偏石笋入廳壁米萬鍾用六書
古篆題雲根二字筆法迺然生動

對松山

冒雨行對松山奇絕雲填澗谷皆平眼前斜飛若輕
穀積棉推挽可動仰視兩山連黑雲壓頂上與松樹
融結神合無間忽悟松樹乃雲苗所鍾感泉石之氣
而生也風動微露鬚髯若怪龍藏雲霧中瞰人欲博

十八盤

過大龍峪分路西北兩山壁立中通一線仰窺天門
如鏡險峭不可登聯鎖爲欄緣雲傍霧躋天門返顧
凜然動登高臨深之悔雖自謂賁育亦復氣奪

東行入新盤俯視羣山錯疊如綺歷雁刀五老諸峯
上臻子崖度天橋皆幽折可盤礴嘗謂舊盤似直臣
新盤似韻士一則磊落光大巖峻不可屈撓是冠裳
入朝氣象一則綿邈蕭疏蘊藉風流隱逸君子之所
珍也既登少憩御香亭遙望宮殿差峩不知人間天

上

蓮花峯

殿外白蓮若供養數峯攢立花臍寬平又絕類蓮實
遊人多坐飲其上異在深入澗中見化工位置獨巧

摩崖碑

二言金

碑因山體爲之青石削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刮磨書用八分或梯空摹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也碑底側有巨泉陰滲清冽逼人毛髮千百人取給不窮

真太山

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太山世傳五岳真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

玉皇頂

玉皇廟岱嶽極頂北望羣山萬層扈從拱扶或若星
羅或若碁布或若連營或若聚幕鳥獸龜龍劍盾矛
戟之形無不備具堪輿家謂之祖山聚講有以哉

紀異

山上下陰晴氣候不同盛夏苦寒御夾單衣不免擁
爐時微雨新霽紅日麗空殘雲滿地俯視茫茫如陸
海堆絮積雪不知其幾千萬頃客指示顧子曰其下
人家方陰也

試心石

石銳僅可容足下臨絕澗常有道士鵠立其上索錢過者駭且笑謂是以命貿財者夫以命貿財寧獨一道士哉

無字碑

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銘或玉檢金函之屬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孔子崖

泰山惟孔崖極空濶無障蔽可以窮目力之所至後
卽山陰路崖前二短碣紀與顏子望吳門事舊有講
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孔子廟

廟在極頂之東先年重構復傾基址尚存碑記小天
下數字今諸祠鼎新惟此未遑修舉過者慨之

探海石

一峯橫出東指渤海三面無所憑依雨滑風烈則不
可登好事者或飲酒其上是亦以命貿酒者

望海樓

樓踞東巔與玉皇頂畧等夜晴明早往候日曠星漸
沒微暉散綺羲輪將升海霧盡赤蕩漾久之日突出
海水晃若明鏡轉瞬間紅光射目不可逼視矣

捨身崖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駭然之聲愚
民或擗身其下常有遺骸擰住不知何取或曰墨氏
之教也夫墨子兼愛其流弊乃至不仁其身悲夫

又

兼愛非中也然摩頂放踵猶曰以其利天下而後爲之也夫棄物於江河以爲廉人則笑之至於捨身而無所利曷爲乎爾一先正刻經語其旁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然不若泯其名滅其迹之爲愈也

仙人橋

橋當絕澗峭壁夾橫石若權履之如將可陷往往既過郤視股慄不能還

八仙洞

由丈人峯下山陰道迤邐而東洞在北山之岩危若鶴棲鳥道一線松阿結茅屋數椽點塵不到若或有隱君子焉

石屋

石屋與八仙洞相連然無徑可通澗石如累卵攀藤附葛而下行五六里始達雲路逶迤緣山跨澗嵐氣與松風相激薄沾染襟袖眉宇爲之浸綠旣至峭壁圍空率千百仞皆神工削成展若列屏曲若卷薑松生岩阿間撐雲蔽日上不見天澗下松棚如積霧蔽

屋亦不見地轉側入黃華蓮花二洞掬泉水飲之覺惠泉中冷猶是人間穀味也此爲岱陰第一洞天福地徘徊彌日喟然觀止

日觀

天地氤氳沉寥溼沆之氣以息相吹野馬耶塵埃耶茫茫無所止極矣况於微風澹霧密雨濃雲皆足障遠而欲窮千里之目迎初日觀海水其數往而不獲一觀也則宜秋深冬初星皎雪淨夜色空濛如縠天雞鳴微暈生凝睇久待苦曰不至纔一轉瞬倏露半

體若月弦就望厥色殷紅韜光不曜輪騰而上少頃
日中忽如一燈吐焰次如炬次如瓶次如壘樽次如
葫蘆上黃白下紫赤類薄蝕狀又次如葫蘆罍瓶之
倒置最後如炬燈之燼蓋其初爲海氣所蒙蟬脫旣
盡然後全體昭融曠芒四射趯踊前卻若危船簸浪
震盪心目神體爲之不寧日下積霧色正黑俄而重
霧之下忽出白練長竒竟天與客相顧錯愕驚嘆曰
是非海水耶古之人不予以欺也

觀海石

觀海石在仙人橋畔石筍南苗潤僅尺許三面深壑
洞黑無底蛇行匍伏始克一登睥睨左右頭目曠然
震眩欲號心神怖悸移日不怡古人擇地投足非周
行不履恐跬步偶誤自貽之憾

小蓬萊

小蓬萊在東澗清湍迅激巖石若傾蓋亭午見日盛
夏拉一二清放之土脫巾蔽布凡中流壘石蹲坐浮
觴避暑相與和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乃以濯我足
下有寒潭引溪風作颺颺聲頓覺轉炎爲涼驅夏徂

秋不知世間有懊惱事

王母池

池受小蓬萊之水深廣可勝小艇左呂仙洞右羣玉
菴夏秋山水暴漲聲沉沉作江潮吼震搖城市如殷
雷未吐郡人有竟夕不能寐者

四陽篇

岱麓左腋幽靜蕭瑟爲黃冠燒煉之所遊覽者舍旃
弗顧僻故也唯僻故勝南望徂徠若几案可憑式庶
幾竹溪六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

明堂泉

以明堂名泉誌其地也左謝過城小山寬平方里許
中有馳道疑卽明堂舊基或曰以齊侯歸田謝過之
故泉一線涓涓襟折入汶掬水濯纓穆然動盛古之
想若漢明堂在州東北隅岱左腋落脉虎砂裏龍首
水口連輦道形勢亦勝近鄉大夫卜塋焉

普照寺

寺隱山坳脊嶺間之鐘磬鏘然而寺不可見路轉峯
迴則已至也林木蔚雲松篁飛雨異氣靈光輪囷其

上高僧往往卓錫焉東谿幽勝異恒排澗流而東之
築堂其衝岩阿種菊皆徧命白菊圃導流南注爲石
塘九曲蒔荷焉輔以艾蒲清夜孤往臨池取月坐石
邀風不知僧之非我我之非僧也

投書澗

三賢書院

三賢書院背倚奇巒列峯拱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
於此石介侍立石猶存上有遺痕投書澗繞院東偏
胡安定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二字輒投澗中古
人勵志精勤堅苦如此其卓然表見於世非偶故今

遊者芳其躅居者榮其名

三陽菴

菴與普照寺共一羅城乳峯雙絡投書澗爲之限帶
由書院螺旋而上五里許抵山門青松落陰雲物冷
冷層巒斷壁積翠欲流殿宇數十楹各有攸祀其左
殿龕下龍口吐泉承以曲池潛行出香積手掬注釜
煮粳蔬皆香冽殊常緣丹梯轉上界多煉坐幽洞道
人往往解蟬脫者西北毫障參差飛瀑如練俯視城
郭與蒿里相錯慨然丁令化鶴之感

白龍池

禱雨輒應歲有常饗匯西北諸壑之水流爲滌河經大峪口大石峽白石燦爛沙水澄鮮石鱗魚生焉

西二丈崖

北

西丈崖由會仙菴過仙人影峻若建瓴而北丈崖如懸修橐噴萬斛真珠奔躍來會遙望之似雙龍飲澗其西北復懸二瀑萃于竹林四水亂落相助奇焉

仙人影

天地泡影也泡影之中涵影萬狀致足樂已生而不

息去而不留何居仙人之留影也西上危岩得山之半峯青而影白宛肖人形眉鬚衣襦皆具俗呼仙人影昔始皇遣方士求海上三山若將可至風輒引之而去望見之焉然則蓬萊方丈瀛州安期羨門之屬皆影而已矣銘曰天地闢寅會昌萬八百形影張神生象化流光去不息顯若藏造物功妙難量若有入山之陽薜蘿衣雲霞裳發西極凌東荒立岱阿指扶桑丹藥就形凋傷賴影在劫不戕人間世日促忙嗟終古自徜徉

言金

竹林寺

西谷幽邃曲徑緣陲一綫過北丈崖勢忽開朗如月
滴古木交天濃陰匝地泉竹清戛每雨後異雲覆寺
日彩薄之寺影輒懸雲中如蜃樓世傳老僧種參化
爲天麻故天麻生竹林者良益靈氣所鍾歎誦唐詩
殷勤竹林寺又得幾回過悵然增感

扇子崖

由竹林踰澗陟西山荆棘蒙茸險澗無逕撥茅等樵
子履踪取道轉突崖懸棧達玉皇洞聞犬吠雲中鶴

鳴天半訇然色喜按行劉益子嘗壘寬平宜寺旋登
二嶺始抵崔前峰如扇面障空因以得名列嶂皆犀
利棘矜傲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號
傲來西南峯底洞藏巨蛇常就道人丐食忘機不驚
山陰洞極濶容數百人中有硯石几榻可以避世益
子曾竊踞其上俗呼牛王洞意必牛劉聲誤耳竟以
名惡不顯然則名可忽乎哉

九女寨

孤峯絕澗深藤密箐山鬼叫嘯岩鶴騫騰門多鹿豕

豺虎蹤跡空庭落葉廢宇封塵明月清風自作來
往鼠鼴丹竈蠹蝕秘誼忽聞松柏謾謾豐然空谷足音

社首蒿里

封禪者何上下祭之義也增土而築曰封除地爲壇
曰壇變壇而禪神之也規倣圓丘方澤之意虛傳七
十二君自虞書巡狩外事不著於經文不垂於世蓋
憂憂乎難言之禪祭或於社首或於雲亭或於梁父
或於岱陰小山卜地得吉則用之或曰從警蹕之所
便爾社首連接蒿里西北有洞幽深不可測明初得

玉簡十宋真宗祀后土所瘞也流俗類飾以詭怪幻
竊之說以聾愚蠢牟利遂爲壘斷薦紳先生所不道
爲其矯誣而不可訓也

岱廟

漢柏
唐槐

岱廟東嶽正祀歷代柴望祭告之所殿宇弘麗繚以
周垣樓堞百雉中有漢柏唐槐斯篆邑隸其駐蹕環
詠諸亭藏古今銘刻甚富今海內所奔走而禱祀者
類先碧霞而後岳神不詳所自昉抑或東嶽非小民
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爾乎

天書觀

記金

宋真宗藏天書處或曰在鐵塔之下今無稽焉

靈應宮

明萬歷年建官廠廳有穆金寶閣烈曰中騰光飛焰

陰字碑

登太山謝天書述二祖功德碑在城南北向宋真宗
御書王欽若文文典雅有清廟氣象書端凝有明堂
氣象世稱雙紀或謂岱巔東巖平削欽若欲摩崖紀
功與唐八分並峙曰成其額真宗謙讓未遑勒碑山

下取對越之義其字完美說者於欽若不取其人取其文於真宗不取其事取其書

雲亭

雲雲亭亭兩山頓立逶迤一逕上有真宗御製碑銘
去城二舍背負五嶺襟帶汶流岱陽勝地

梁父

今所號梁父有嶂無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
先聖詩曰鬱確其高梁父迥連因知梁父與岱必近
或山側之倣來諸峯古今異名也

黑龍潭

太山東六十里曰黑龍潭祈雨如響南山壁立萬仞
若鬼斧劈裁下臨巨潭瀨湧湧汎汎神龍窟宅每陰雨
雷自潭出隱隱若嚴鼓奔輪水陰冽逼人毛髮皆豎
臨望森竦屏息無敢高聲咳唾者

夾谷

按記夾谷在祝其山青石關險隘北下二十里歷大
小石柵皆鼠穴鳥道不通車馬踰險會祝其非便或
別取坦道迂迴而至歟抑大聖人作用以禮信爲筭

兵恃踰畏險皆非常情所及耶

顏神鎮

東岳頓幅山水明秀得海岱之精胚地產鉛煤粒土
如金淄水金嶺之所交會泉石清瑩鮮泥滓沙礫東
望青勃決決大風

青雲山卽嶅山

金斗山附

金斗肥枯青雲瘦潤筆峯雋削翠色可摘倩若芙蓉
疊巒與華不注如出一塢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
勝至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否否爲山九仞功虧

一簣此止境非盡境也緣石縫仄行人山陰洞定喘
仰視絕頂四圍削峭垂鎖延登坂峻塹深俗呼闔羅
島險可知也異在石成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堅光
綈栗臨風遠眺東蒙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
始信昌黎華山投書之事按碑記崛起平臯矗立天
表旁絕倚麗寄象傲特蓋震方之芽苗岱宗之襟帶
可謂善於名狀矣

宮山

古新甫俗號蓮花

漢武東巡其雄心濶目固將傾洩四海踔踰五嶽迺

獨睠睠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著于
魯頌以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夫
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顧寡名山湮鬱如跡蹕
之士不遇知已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
候城遼岡複嶺蜿蜒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
九峯攢翠蓮簪半吐如天水蔚藍精華在隱見之間
及山麓諸勝皆歛不露轉訝亢直不愜所望陟天門
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層巒曲澗百折不窮過快
活三登蓮花砰觀石梁飛瀑嘆爲奇絕蓋山腹結穴

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過之及漢五丈夫松虬枝
螭幹龍鬚蛟鬚若欲與秦松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
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汎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
龍之意其上興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
洞出滴露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
兩巖萬嶂插天離奇天矯有天然石屏隔座如同宮
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脰如膺如龜如鱗如
鳳峙如龍蹲皆錦疊繡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隧中怪
砂帶水枝脚橫生如齧牙如噬嗑如錐如戟如梗如

確如虹飲澗如鼠等穴如枘投鑿如柱入臼皆棘矜
跌宕作鉤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戀源立
則有懷去乃不驟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極窈窕
貴矜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田沼承之若
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縹渺天半由懸逕轉上
界斷橋深塹隔絕塵緣牽鐵練猿跳而過達新甫絕
頂峯類鸚鵡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青未
了豈獨望岳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
洞老虎窩麻塔烟台雲菴春榜溝末子坊三圈懸流

之勝槩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
鉢蹄觀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
子但太山古穆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蓋具體而微者
歟

又

青雲華嶽之小影蓮花岱宗之後身斯以奇矣聞山
底春榜溝諸洞天嵌空玲瓏俯有流泉仰見日月亂
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逕也按嶧山最爲玲龍
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談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

則衝僻之偶異而山靈固不爲之顯晦也

靈岩

岱西有長城鉅防婁敬洞繞岱百餘里兩山夾道一
水中流潔洞百折異鳥奇芳足人耳目中靈岩谷虛
中如瓠路盤旋若磨山曲道斷澗怪石齒齒似欲噉
絕塵世輪蹄者有石梁可渡緣睡村落彷彿輞川峯
巒作百獸率舞其最肖者臥象行獅天鍾之奇象作
朝應獅爲主山厥形左顧首尾鬚髯迺然生動令人
怪嘆化工之巧林簷松柏多白榆歷歷寺有積鐵

世傳達摩鐵袈裟東北甘露泉佛堂中鑿地得源砌
以文石泓然淵瑩中懸琉璃燈映之洞見九淵掬飲
肌骨皆冷心塵頓淨潛行山亭可引爲曲水分注時
有松蕊流去人間見者疑是武陵桃花也獅口嘲蘭
若下臨石棚鳥雀皆馴老僧撥飯食之百鳥喧爭飛
集肩背不避生客始知李白居徂徠山中鳥雀皆能
呼而弄之於掌非虛古名賢筆蹟在湖山都會者非
缺則毀唯靈巖以僻穫全完好無廣榻之足成大觀
文獻無徵其求之野

泰山扈從

五峯如指錦屏似畫華山倚艷鶴嶺清癯龍洞有透
山之奇鵲山饒啄目之勢河傳雪浪峪號桃花鳳岫
偃凰駐岡負子虎窩共鵬窩繡錯石猴與石馬蟠聯
七十二峯顯碍長空七十二泉潛通渤海泉推趵突
燦珠漱天峯稱獨秀卓筆出地歷山起千載之孝思
晴湖壯一城之勝覽坎水連艮震嶽承乾宗子端嚴
去天伊邇故能收此孤標羣孫羅列違岱漸遙始克
受其秀氣六鰲之戴既已舉其一隅八駿之遊尚期

遍夫四岳匪效尤於靈運實雅志乎向平鏤管難工
山靈莫謂

封禪

巡狩之於封禪其同乎曰異哉曷異乎爾異之以其用心也其用心之異柰何曰虞舜時巡同律考度協時正日修禮憲器懋德興庸裒諸侯朝之方岳明其慶讓而致績乎民其心無非爲民事也然後燔柴瘞玉告虔於天地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因巡狩而祭告舉焉非若後世登符獻瑞粉德飾功求神仙搜圖識

謝天書祈福利治馳道快遊觀責進獻盛扈從耀甲
兵煩供億小民輟耕罷紡趨壇坫之役百執事隨命
棄職司警蹕之次空瘠海內怨讐繁興方且與一二
從諛之臣函虛詭之文薦矯誣之詞將以潤色太平
炫赫弈禪嗟夫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巡狩勤民以
敬天封禪誣天以病民虞舜歲周四岳而民不勞秦
漢唐宋曠世一行而天下倂何哉其用心有毫釐千
里之異也而佞夫儉人方將草封禪議禮儀聚訟盈
廷逢君之意而顯啟其機以光武之賢不能勝羣臣

之請則中主以下無譏矣蓋奠麗山河帝王之盛節
刻畫邱壑儒生之餘事豈取相如封禪草安石萬言
書洋洋纏纏使人謂斐然大章類能流毒天下哉

徂徠山

補遺

徂徠居羣山之中祖太岱昆新甫金斗青雲石門九
仙子孫儼列尼防括蒼東蒙金牛遙爲賓主雙汶絡
其面背匯於西南如帶結於嶺山峯巒峩峩星體俱
備四向開嶂砂水相繆龍脉去來莫可識別山週百
二十里由吳掠震入砳石峪進若卷荷退若剝蕉有

廣石瀑布跨斷山腰峪之所由名也殿宇隱松楸之中溪流藏藤葛之下風栗霜柿綠苞赤實綠若繁星巖阿逼仄障於朝山逾西溪溯源而北山形始暢另闢洞天林木葱鬱溪水淙淙隨處漁爲魚沼蓮塘下瀨洑行出山外水冬夏不盈不涸蓋山得斯峪也始幽峪得斯溪也始秀已過溪由山腹趨二聖宮澗壑嶙峋不通屐齒或墮石表其往來之向跨三嶺峒而北下深峪而西出二聖之背如頴脫囊底官卽樂貧巖其乳山結體尊嚴開局正大巖溪多竹胥以藤蘿

外有轉珠山當谷口關攔嚴密悶然風迴水渟矣徧訪六逸遺址故老鮮能言之者相一山之勝此爲弁冕其爲竹溪無疑也得元時殘碣文剝落不全大約記夫子老聃講道事土人謂以袁郭二仙名宮者誤矣距太平頂三十里爲徂徠絕巔雙峯頽頹一平一峭平可結廬峭可築壘峭非平不大平非峭不奇勢固有相濟而不相軋者乎其下紫源池極濶聞諸羽士產菖蒲蓋九節云西南十六峪幽僻絕塵踰澗繞懸珠三十餘里始達從太平頂落脉正對汶水與東

北趙州窰遙相照應據山之坤艮爲兩別谷山陰顏
崖邃谷多前賢題勒沒於蒼苔未辨是六逸筆蹟否
嗟夫探奇索隱愈深愈曲遺憾愈多達者觀其大畧
取適吾心而已矣

詩金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歿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
命坐對弈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廻千
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爲潞府
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豐墓
墓上石刻一聯卽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關處
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
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
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
無復還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

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慤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壽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

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
公私解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
又旦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興安州江漲入城亦與
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
曰吳嶽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
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
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
然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

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鐫山蓀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默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玉宮主異之遠往見師與語悅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甌炊鉢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遁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

貌絕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飲食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

亮工

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

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頃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值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演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翦一股其端有孔掣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曆丙辰

興平古廢邱地項羽封章邯爲雍王都此萬曆四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

章邯印

吳山爲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爲卽古之
岍山爾雅爲河西鎮埤雅以華山爲中岳吳山爲兩岳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舊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酈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爲巢寇所焚摧剝僅可辨見晝

漫錄

吳山縣故城今爲縣頭鎮本漢隃麋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

族姪鶴孟津文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岡

孟津文公孫

孟津文公孫

孟津文公孫

孟津文公孫

孟津文公孫

孟津文公孫

轡遠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喻糜趣有陶彭澤才
井陸沒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
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
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
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覓孤燈酒釀南溪
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
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
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

吳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薄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

崇雅別業

公好蒔花竹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令人踪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全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巾

紫柏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留侯辟穀於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

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

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
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
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
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
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
忠烈公榜書逍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

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

文貞生
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

崇正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小頃有鱗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鱗出果非休徵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
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
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
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
化縣人建刹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瀨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
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
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鯉魚橋鑿一丈一網

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圯魚復大上
綿州龍會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版已
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簌
簌然比工來起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
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匯爲芙蓉溪卽杜子美所
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
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憚

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
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
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
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雪丈禪師詵嘲不
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廄吏曰吾
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贐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
至輒畫達摩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
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爲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爲之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遭戍永昌衛初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東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則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
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補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臥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臥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鬚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卽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鬚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今爲貢院正殿基卽摩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恒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澹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

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鼈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鼈靈墓入淨林寺寺僧夷爲臺觀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靈山亦有鼈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恒食黃連偏體作黃金色宗人省齋曾官分巡川南道曾貽子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鵠色黃白食黃連葉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房蜂與蜜并紺色一名𧆇方言曰笛師一曰留師

正德間灌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
云天孫縱有閑鍼線難繡西川百里圖餘剝落不可
辨

巴賓出小駢其最駛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鶯毛玉鳳花如翦絨狀似茉莉大如椀
香亦類之

蝎子草卽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蠻者吳若注葵草是
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蠍尾之蟬人今城郭彌望皆是
又有蟆子者蚊蟲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

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膏癩葉傳
之則差聞柏烟麝香卽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
者

印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
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印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
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睽度妻馮氏詩甚清
婉有春日卽事云閑步小橋東黃鶯處處逢梨花風
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啓中卽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菴
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孟州人
爲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
張蠻題詩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
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
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留題今盡
燬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正末

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恒駐節印州逆獻
陷成都分兵徇印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
楊起泰將兵援印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驥戰死
閨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驥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
匿民間隨士驥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
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努面毀容以免
堅操撫孤光翰間關彝裸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
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
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

羸餘以給餧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
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
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
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
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
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
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
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

敗死之

馬京及弟亨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
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
死

李君實云髹剔銀銅雕鉏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
閻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
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
使蜀成都居人雖視壬子爲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土
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

遺法耶

言金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圓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爲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濂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甃甓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卽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涘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卽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巖說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昇置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後遂爲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著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龜蛇聚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城人梅朗中爲守厭之鑿

其日自後遂少其墨楊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
邪祟治瘧亦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癬最效所謂川槿惟此爲最
柯守厭索之者衆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
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印州沈黎
縣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
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榮

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彝貨多往焉
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鴨
或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
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爲沙鴨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
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圖等勘正
地界至其處金爲子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
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
狀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聶屬之狀又

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
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
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
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
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
也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
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

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冤禪師卽其姪

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
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爲佛光皆裹糧
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
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賦詩
于此使其僞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
其詩刻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碎

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帽謂普賢爲姑娘
項禮瞻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諾俱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
身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滻之大理多龍萼西多鳳凰峒中蠻女往往
緝以爲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鬚爲杯曰鳳凰

杯

貌貅產峨帽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
質白章龐贊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

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與此差異
角端產死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資
衛護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貔大能飛食虎豹
寧羨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
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閭中舒鵬翼撰文
頗條暢惜其將泐錄於左方云當堯之時洚水滔天
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
俾繩鱗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草懷至於衡漳又自

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
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陞
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
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坐誅迺手足胼胝居外十
三年遇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
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轂日孳孳排決瀦淪弗遑
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刊木鬼神龍蛇護惜巢
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俄
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

餘黃麓大費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旣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皇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彝倫之攸敍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

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
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士人誦
之以侑饗祀歌曰洚水儆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
兮俾爲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
粒食言乘四載公勞身焦思克盡前愆兮萬世之利
○聲爲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
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
黎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
兮開九州亹亹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

啟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歷數兮
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輯五
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
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
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子使廣州時所見有純
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翦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
翅緣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
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

吉了別自一種丁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爲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縣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爲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璘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

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爲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傳會之不須辨其真僞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婦不顧門委垂不入園似漢魏樂府

辰沅道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绠繫腰從山嶺縋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卽于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轆葛飛簷承露房廊四起鄰里交通

殆成阡術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
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
又邠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蓋厔人萬曆己酉舉人家有
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今石名
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榻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
石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据考證
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丕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
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立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肩伯華州人闕汎園白厓湖上地介二華
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絕
淪落崎嶇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卽杜子美西
溪與其友王承之東廄商爲南趾社著園藏六齋疏
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爲似先秦古策
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闢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
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
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

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罐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

史姚思仁聞于朝

緜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有驛官鄒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卽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觀焉與王同

喬事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 國朝順治十三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點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

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以祥符五年令中年至縣卽立漢令道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梁之水其甫入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真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掣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

臯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

奕
禧說所見數奇姓算入

真定

香山東人

晁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

者山

安邑人
音如妾

身

音厥

田少司寇漪亭

雲

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

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
亦有之